

陈寅恪书信

(422通)

编年考释

刘正 黄鸣 著

甲午 广州 中秋

不邀明月不清遊。病鏡高樓似小舟。
北照嬋娟嬌頰、怯影南飛烏鵲又驚秋。
掩簾窗隔無光入。說餅年時_古漫流莫更割。
圓闊問今夕。早將身世付悠悠。

榆生先生 敬正

寅恪

陈寅恪书信

(422通)

编年考释

刘正 黄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寅恪书信 (422 通) 编年考释 / 刘正, 黄鸣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9088 - 3

I . ①陈… II . ①刘… ②黄… III . ①陈寅恪 (1890 - 1969) —书信集

IV .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163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58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遇夫先生有道前聞令郎言

先生往廣州講學想已早返長沙近日大署
倘蒙賜寄一讀不勝感幸幸茲有懇者請筆
生字至肄業生劉君立輔成績頗佳而因家計
輜擡學欲求一小小工作不知

我公能蒞湖大或其他機閑為之設法不若此
敬請

安

弟寅恪敬啟

七月七日



季明

君孺先生同墨退來時局日緊粵東廣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第於寓不

得已時或有赴深一避之舉然決不輕動也惟聞香港當局頒布一規

則將來入港境者須預先請求許可登記并有於本月十五日以前截止之說

此項傳聞不知確不不但為預防萬一起見該將像片四張附上敬請代辦

將來入港境之手續若非有家庭及親戚在港不可者則弟無家庭在

港只有曾祖伯大人俞大綱女士係弟之親表妹現在香港師範學院

任教亦兩公所熟識者也此或可引為親戚之一例證倘若有其他方

津亦請代圖之耑此奉懇并祈賜覆為荷順頌

道祉 並祝

德福

內子問候嫂夫人

附像片八張如不用請仍寄還

英一千九百零六年十一月

達文先生五居
唯水草利有當

年在并

布作夢為佛在眉首今五年利祐至南
半島第一人其大學精神之久繩那華陽和
半島神州文化自慶大勝仰在之至事加目
間仰迎南有遺傳以之流芳不昌也而南歸大勝禱而雲南地高於惠四歲
病者不通宜一後居又以物價溫潤之物不能支
持酸難而劇亦難得湯藥舊者為日暮也中無甚人氣而復進退
雖苦者亦生之胸中熟故趙大居系家者移坐而
時時之伏臥寒來寒去一落莫中

著各

為筆而作述

(完書)

香林先生集

年高知足之南歸舊鄉而心多懷中平
何處流連日以經年來去者自非月夜寒江
十載五之已矣猶到上月全龍得所
列重于之似此故水已為我憂今日在南
寧吾子集亦所貴有深解而大約少其照應
惟有事新事業中猶然一清苦無聲
或謂之不思不竹實以達道耳

香林

香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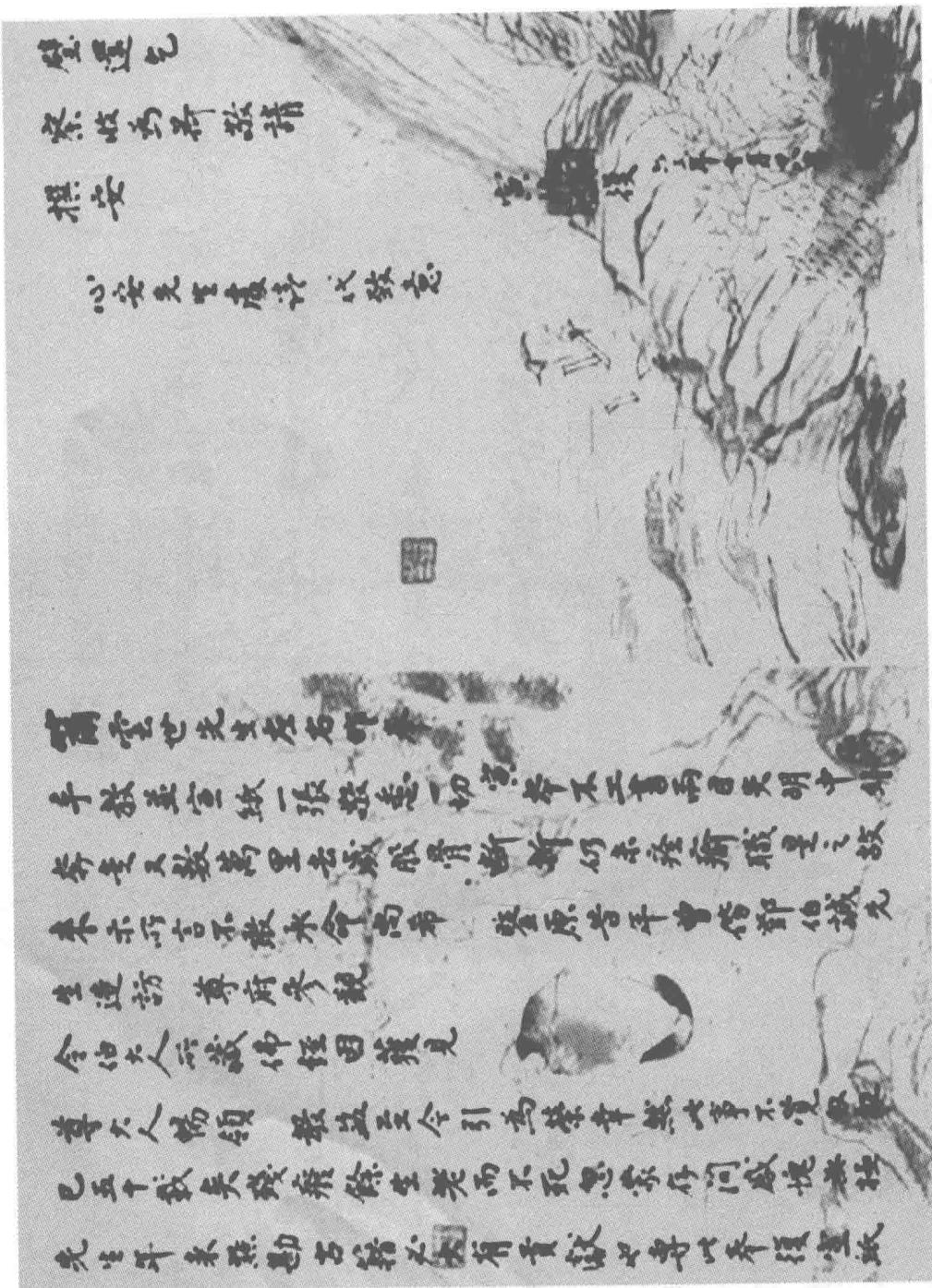
香林

甲午廣州中秋

不邊明月不清遊。病鎖高樓似小舟。
北照蟬娟娟，頻移影。南飛鳥鶴又驚秋。
掩簾窗牖無光入，說餅年時有淚流。
莫更問閨門，今夕早將身世付悠悠。

榆生先生 教正

寅恪



三德里左右。一早至嘉惠。又泥微之。未能詳談。後
細一考慮。但年吉考事。即之占。竟西大學行了一年
契約。且兩授課。以一年為終結。故此至署。係不
能成行。鴻程有不得人。言之。至發。至一。

桂齡
諸七月官脩。已都自此。六易激。伯良。或。不少。空。汽。車。
色。於。二。勝。辦。之。一。兩。仰。上。或。費。可。笑。而。則。是。怕。主。云。
全。魚。水。不。此。當。既。不。全。自。然。不。
路。車。也。據。濟。會。紙。肯。機。士。年。經。英。窮。未。元。始。於。今。
日。收。利。之。千。元。生。票。報。優。先。生。屬。此。詩。一。以。及。與。物。限。
所。轉。移。而。言。並。之。吉。助。經。所。於。而。難。由。歲。善。生。寢。
二。不。敢。柳。同。而。雅。為。母。好。利。然。利。之。之。微。者。難。得。之。所。
非。古。錢。不。能。應。也。

撫安

丁寅恪
十一月廿四日

仁
笑
生
累
蜀
游
之
歸
興
至
喻
於
年
故
往
相
外
萬
里
北
向
那
起
了
一
日
夜
最
多
得
以
都
大
事
夕
夢
達
諸
事
上

身日一清心自得也生
自嘆不生長髮蜀道難流涕
乘興也隨身而生年每衰
草木知人老而生日壯
人老也如草木之生
亦是無心可憐

丁亥嘉平宣稿上

嘉慶己酉二年仲夏修刻於石

革命尚未成功

西本

卷之二

一擬請北海圖書館藏舊本德殿君自週
次至牛門原又傳都佐藤立嗣之精至月
送車石岸八元或十元

天

下

六

而有大智者必無小疑，而有小疑者必無大智。故君子之學必靜也，遊必正也，主必誠也，作必忠也，言必信也，行必果也，見聞必明也，推論必確也，此六者皆君子之學也。蓋君子之學，非以成己而已，亦以成物而已。故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孟嘗也：前面序到後又取三元老尹產，仍擬
以前兩所未爾。況固為一而改僉得清華，你從之確
利勢不允。而後又遂領乾政，此則東人玉局或
予祠祿。久矣！惟有古人於例，但決不可行。於今
日故鄉一以爲不可也。又前奏至平清華研究院主事
公之弟子，戴天寧家詳音本義仲所送之烟室，又自
幼即傳家，文字是何文？習得又从主公游，所作益
深。大約我任文字者，讀古文以之類功課，必於勝任，始能
圖其成。窮生所缺，方候惜甚。人年甚少，而志與高文平素，不
數者，而機學有死板，因此不欲計。

前　　言

几年前，我和黃鳴副教授第一次合作撰写了《闲话陈寅恪》一书，该书只是一本通俗文艺读物，一如弹词而已。诚如我在《陈寅恪史事索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本无心争鸣于春月，不想竟得头功，实属荒唐。虽颓废戏笔，疏误可笑。却传播中外，议论纷纭。”

这是我和黃鳴副教授第二次合作撰写有关陈寅恪研究的学术著作。作为国内外收集陈氏书信最多的学者，我有资格和义务写完此书。就在国内十几年来一直有某个年轻人“无准备又赶时髦”地四处发表所谓陈寅恪佚札时，早就掌握了这些原始信件并已经复印和拍照的我，根本无心于这些浮泛而浅薄的新闻炒作，只是冷静地观看着“他们这么炒作究竟能研究个什么东东”而已。

当然，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本书的继续修订和增补工作是不会停止的。不难看出，我们希望本书可以反复修订和增补，成为研究陈学必备之书，我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永不停止。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共收陈氏书信 230 通，可以说是权威定本了。但是，本书作者之一在日留学期间，曾抄录和复印了陈氏和中国台湾、日本学术界的往来书信 60 几通。而张晖介绍陈氏致龙榆生信 13 通。刘经富的《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一文，一下子就又增加了 60 通！高克勤又增加了陈氏致中华书局信 11 通，则保存至今的陈氏书信将超过 300 通！

实际上，根据我掌握的史料，保存至今的陈氏书信原件、抄录件和复印件已经超过了 450 通！这里我们只公布整理了 422 通，因为这里的 422 通几乎全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出版论著中发表过，并不涉及个人隐私和版权问题。而另外几十通，我准备留待此书增订再版时和个人信件档案解禁时再公布。比如，1944 年 10 月 5 日陈寅恪致李嘉言的信等，因为涉及私人版权与隐私，本书中暂未收录。

在搜集整理这里的 422 通陈氏书信过程中，我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辑佚学的方法，从各个文集、书信、回忆录、档案文献中努力查找有关陈氏书信记载的蛛丝马迹。时下学术界对“辑佚学”这个术语可能已经感到很陌生了。但它一直是古典文献研究和搜集整理的重要手段。因此，本书所收集、辑佚、整理的全部书信，均已经不再存在版权问题。而且，本书注释、断代、订正、分段、标点处理后得出的比较可靠和真实的陈寅恪书信，最接近陈氏本人原意。

比如，本书中辑佚的 1927 年 9 月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材料来源见《傅斯年全集》第 7 卷第 51 页，全文如下：

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可让他任意买书，薪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

由此而来，我们可以准确知道：1927 年 9 月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全信内容不知。仅存如下数语：

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

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

再如，1925 年 4 月陈寅恪曾致函吴宓，材料来源见 1925 年 4 月 27 日《吴宓日记》，该文如下：

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

由此而来，我们可以准确知道：1925 年 4 月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全信内容不知。仅存如下数语：

(一) 须多购书。(二) 家务，不即就聘。

因此，根据真实可信的陈寅恪友朋日记和书信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辑佚出陈氏的绝大部分往来信件。当然，这一方法十分艰苦，需要长期泛览史料，留心只言片语之间的信息。更需要学者的史料考证和辨析真伪的能力与素养。岂非几个时髦文青以“陈学专家们”自居者所能为之？！

——因为我的全部材料来自个人长期的收集、整理和辑佚，而且全部书信经过了我和黄鸣副教授的重新注释、断代、分段、标点和校订。因此，本书没有侵犯任何陈氏后人、学生和出版社的版权与利益。特此声明如上。

对陈氏的思想、生平和学术的研究，向来堪称晦涩艰深，而绝非既不懂英语、德语和日语，又不懂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更不懂经学、训诂学和古文字学的学术局外人所驾驭得了的。它要求研究者脚踏实地、皓首穷经，而非急功近利、沽名钓誉。

我从目前学术界热衷的陈诗研究、陈氏生平和思想研究加以举例说明如下。

首先，时下对陈诗的误读。

比如，陈氏的《乙未阳历元旦作》一诗：

红碧装盘岁又新，可怜炊灶尽劳薪。太冲娇女诗书废，孺仲贤妻药里亲。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炎方七见梅花笑，惆怅仙源最后身。

这首诗中的“最后身”三个字，那几个时髦青年“陈学专家”解释为：“最后身，似自况为世外遗民的最后一人。”

陈寅恪是这个意思吗？NO！如此“文史素养明显不够”的作者及其此书，居然也成了所谓的“陈诗郑笺”，郑玄要是活到今天还不被羞死？！如果不懂梵文、巴利文和小乘佛教，是不是属于“文史素养明显不够”？是不是尚不具备研究和注释陈寅恪诗歌的资格和能力？

按：“最后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最后、最后之身。陈诗难解往往在于后人望文生义。这三个字其实是难解又难以觉察的典故术语。此词来自梵语 *antima - deha*，即生死身中最后之身。又作“最后生”“最后有”